

现代社会学文库·研究系列

后 结构主义思潮



后 现代社会理论

马家驷以经康世灼撰著袁深撰增  
蛋上城莫子果新林魁冠李南西云果善言菓此成

夏 光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序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比预计的长得多——从 1997 年起我开始收集有关资料，而迟至今日才见到它现在的样子。个人生活的游移不定使我的研究时断时续，而出乎意料的难度更是进展缓慢的主要原因。最初我因受苏国勋先生之托而着手写一篇介绍当代西方社会理论、尤其是后现代社会理论的文章，从那时起我就萌生了写一本以“后现代社会理论”为题的书的念头。当时刚出版的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的《后现代社会理论》一书对我来说是一个鼓舞，让我觉得写一本关于后现代社会理论的书至少是可行的。瑞泽尔的书阐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者们的理论，还谈到了法国之外的一些欧洲学者（如吉登斯、贝克、哈贝马斯、鲍曼和哈维）及美国的贝尔和杰姆森等人的学说。他用了较大篇幅来介绍福柯和博希亚，而对其他人的处理要简单得多。我也曾打算用“后现代社会理论”作为这本书的标题，并试图按照瑞泽尔的框架来确定这本书的内容，同时还考虑将罗蒂、泰勒和麦金泰尔等人也列入讨论范围。但我很快发现，我没有足够的能力在可用的时间内完成那样的鸿篇巨制。于是我逐渐把目标限制在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上。因为我主要对后现代社会理论感兴趣，所以我的探讨自然就集中在该思潮中的后现代社会理论这一特

殊领域，故而“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就成了本书的标题。其实，写一本关于法国后结构主义思潮的书对我来说已是勉为其难——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形容我在写作过程中的感受并不是俗套的夸张。

我得承认，我是在对法语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来写这本书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除了阅读相关人物的法文原著之英译版外，我还参考了大量的关于后结构主义思潮的英文出版物。当然，思想同语言是密切相关的，一种语言中的概念或观念在另一语言中不一定会有适当的对等物：西方的各种语言之间就已经是这样的，而西方语言与中文之间更是如此。像我这样一个以中文为第一语言的人通过英语文献来研究当代法国的学术思想，早已身处雾里看花或盲人摸象的状况，时时会有人云亦云且不知所云的感觉，而写出来的东西更有可能是郢书燕说、以讹传讹。我之不揣浅陋、自作解人而写作此书，无非是想将自己在这些年来游学海外的一些心得公诸同好——所谓“嚶其鸣矣，求其友声”大概也就是这个意思吧。孔子曾说，一个身怀美玉的人应该将美玉拿出来待价而沽。其实，“玉”也罢，“砖”也罢，对我来说都无足轻重：“玉”固然有所值，“砖”也能聊胜于无。

古人赋诗作文，但求无一字无来历，讲究的是引经据典，且不必交待出处；而现在的学者，尤其是做“西学”的人，还得考虑“知识产权”的问题，还得自问是不是文抄公。实际上，所谓“知识产权”是一个市场经济的概念——确切地说是一个“知识经济”时代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它明白无误地把知识同生产和利润相联系。我的一位加拿大朋友说，知识产权乃意味着真理的死亡。这句话中的道理耐人寻味，我不便在此妄加发挥。无论如何，知识产权是当今世界的通则，其存在自会有现实的

根据。至于抄袭之事，中国文人的戏言“千古文章一大抄”也说得玩世不恭了。但应该说，在许多学术领域中抄袭与创作的平衡是不易把握的。拉康认为，作为说话的主体，我们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的话语。拉康当然不是在为抄袭辩护，他本人就不能容忍抄袭。就我自己来说，我也不知道我在本书中是不是抄多了或抄错了，我也有可能在（无意识地）说他人的话语。

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列维-斯特劳斯说，“我并不觉得我写了我的书。我感到我的那些书是通过我来写的；而一旦那些书完成了，我就感到空空如也，什么都没有留下来。……我从未、也仍未知觉到我的个性特征。我所看到的我是一个位置，在这个位置上会有事情发生，但却没有我。”这或许是对一个结构主义者的最生动的描述。当我写完这本书时，我也感到它与我是无关的。但我不能肯定我是一个结构主义者，我还得考虑到后结构主义者们对种种“结构”的“解构”以及他们对非结构性因素的解释。

本书部分章节（第一、四和五章）的初稿曾以论文形式陆续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部期刊《国外社会学》上，本书对已发表的部分作了力所能及的修改和补充。另外，本书第9章谈到的萨卡尔和布瑞克蒙特的《时髦的胡言乱说》一书的部分章节也曾由笔者译出并刊登在1999年的《国外社会学》上。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该译文。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一直得到苏国勋先生的信任和鼓励。我只希望，我有能力把本书写得更像样子一些，以使我不至于太辜负他的期许。

我曾于2001~2002学年在香港树仁学院执教，该校一些学生翘首以待本书的尽快出版。他们的愿望是促使我抓紧时间写

完此书的一个主要原因。

还有一些朋友为我写成此书帮了很多忙。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也根本无法完成此书。或许在私下里向他们表示谢意更合适些吧。

2002 - 12 - 12 于北京西坝河太阳宫

# 目 录

序 .....	1
1 引言：走出概念迷宫 .....	1
1.1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 ——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起 .....	4
1.2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 .....	13
1.3 何谓后现代社会理论？ .....	27
2 后结构主义的思想渊源和思维方式 .....	34
2.1 尼采与后结构主义 .....	38
2.2 马克思与后结构主义 .....	49
2.3 现象学与后结构主义 .....	62
2.4 弗洛伊德与后结构主义 .....	76
2.5 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 .....	85
2.6 后结构主义的方法论特征 .....	102
3 拉康的（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 .....	108
3.1 想象界、符号界和真实界 .....	121

3.2	精神分析中的真理与虚构 .....	158
4	福柯对现代性的审视和超越 .....	203
4.1	知识与权力的制度化联盟 .....	213
4.2	肉体快乐中的主体之回归 .....	242
5	博希亚对后现代社会的模仿 .....	272
5.1	商品和符号的政治经济学 .....	281
5.2	模仿世界中的定局与对策 .....	312
6	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伦理 – 政治观 .....	343
6.1	逻各斯中心论的自我解构 .....	351
6.2	文本化和语境化的社会学 .....	367
7	利欧塔的后现代状态说 .....	380
7.1	身体、欲望与里比多经济 .....	383
7.2	后现代知识与后现代政治 .....	393
8	女性主义与“法国女性主义” .....	415
8.1	当代女性主义的理论困境 .....	418
8.2	德布娃与法国女性主义 .....	435
8.3	希克苏斯的“女性写作”说 .....	443
8.4	伊里格芮的“女性女性”说 .....	457
8.5	克里丝蒂娃的“女性伦理”说 .....	474

9 结语：社会理论何处去？ .....	494
参考文献（含引用和参阅过的文献） .....	509
人名对照（含文中所有的西文人名） .....	552

# Contents

<b>Preface</b> .....	1
<b>1 Introduction : Out of the Conceptual Labyrinth</b> .....	1
1.1 Modernization vs. Modernism – the Contradiction within Modernity .....	4
1.2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ty .....	13
1.3 Postmodern Social Theory .....	27
<b>2 The Intellectual Context and Thinking Pattern of Poststructuralism</b> .....	34
2.1 Nietzsche and Poststructuralism .....	38
2.2 Marx and Poststructuralism .....	49
2.3 Phenomenology and Poststructuralism .....	62
2.4 Freud and Poststructuralism .....	76
2.5 Structuralism and Poststructuralism .....	85
2.6 The Poststructuralist Methodology .....	102
<b>3 Lacan 's (Post) structuralist Psychoanalysis</b> .....	108
3.1 The Imaginary , the Symbolic , and the Real .....	121
3.2 The Truth and Fiction in Psychoanalysis .....	158

<b>4 Foucault 's Criticism and Transcendence over Modernity</b> .....	203
4.1 The Historical Formation of Power / Knowledge ...	213
4.2 The Return of the Subject in Bodily Pleasures .....	242
<b>5 Baudrillard 's Simulation of the Postmodern World</b> .....	272
5.1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gns in Commodities .....	281
5.2 The Fatality and Strategy in the Order of Simulations .....	312
<b>6 Derrida 's Deconstructionist Ethical – Political Theory</b> ...	343
6.1 The (Self – ) Deconstruction of Logocentrism .....	351
6.2 The Social World Textualized and Contextualized .....	367
<b>7 Lyotard 's Theory of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b> .....	380
7.1 The Body , Desire , and Libidinal Economy .....	383
7.2 Postmodern Knowledge and Postmodern Politics .....	393
<b>8 Feminism and French Feminism</b> .....	415
8.1 The Theoretical Dilemma in Contemporary Feminisms .....	418
8.2 De Beauvoir and French Feminism .....	435
8.3 Cixous 's “Feminine Writing” .....	443
8.4 Irigaray 's “Feminine Feminine” .....	457
8.5 Kristeva 's Semeanalysis and Ethics .....	474

<b>9 Conclusion : Critiques and Counter – Critiques</b> .....	494
<b>Bibliography</b> .....	509
<b>Western Names in Chinese</b> .....	552

# 1 引言：走出概念迷宫

在初版于 1937 年的社会学经典之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中，作者帕森斯一开始就借用别人的话问道：“现在谁还会读斯宾塞的书？”而时至今日，人们却不禁要问：现在谁还会读帕森斯的书？正是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曾几何时，以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被名正言顺地尊奉为战后美国乃至西方社会学理论的正统，后来的自立门户的各路挑战者——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常人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符号互动论、结构化理论和新马克思主义等——也无法取代正统派而只能与之平分秋色，甚至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尚有昙花一现的新功能主义不计前嫌、兼收并蓄而试图为盛极至衰的美国化主流社会学重整旗鼓。然而，近些年来，帕森斯及反帕森斯者们似乎都一概被人淡忘了（他们充其量不过是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的某章某节的内容），而言必称“后现代”成了包括社会（学）理论在内的西方学术界和一般文化生活的“话语”特征。不仅如此，在由后现代思潮所掀起的轩然大波中，连社会学以及其他许多传统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如哲学、语言学、人类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文艺批评和女性研究等）的学科界线都——至少从理论上说——日益失去

意义了。的确，像其他许多学术领域一样，社会理论已经无法忽视“后现代话语”的存在了。

当然，作为一种文化时尚，后现代话语并非一夜之间骤成气候。从词源学上说，早在 1870 年左右就有英国画家查普曼率先使用“后现代”一词来形容比法国印象主义画派更新的画法。到了 1917 年，德国哲学家潘维茨重用该词来描述新世纪西方文化中的虚无主义。在 1934 年更有西班牙文学批评家德奥尼斯以“后现代主义”来概括世纪初的西班牙及拉美诗中与现代主义背道而驰的保守主义倾向。1939 年，英国史学家汤因比用“后现代时期”来指称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世界历史，后来他又先后把这一时期往前推至 19 世纪末和 1875 年（即普法战争爆发的那年）——他所说的后现代时期是以西方文明中非理性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发展以及一些非西方国家（日本、俄国、土耳其和中国）的兴起为特征的。在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间，越来越多的文艺评论家（如菲兹、史密斯、哈纳特、欧尔森和欧文·豪等）开始谈论“后现代”或“后现代主义”。在社会学中，1959 年始有米尔斯明确地用“后现代”来表示西方世界中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理想（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之破灭（参见贝斯特和凯尔纳 1991；卡浑 1996；罗斯 1991：171-2）。自六十年代起，后现代主义一词已逐渐在艺术家、文学家和文艺批评家们中流行开来。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上半期，文艺界几乎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一统天下，而哲学、人文学科和社会理论领域中的若干显要以及一些新一代女性主义（feminism——旧译女权主义）的发言立论者们也都卷入或加入了有关“后现代”的纷争。于是乎，“后现代（[the] postmodern）”、“后现代性”、“后现代主义”乃至“后现代化”等一系列新术语在当代西方的

学术讨论、大众传媒和街谈巷议中都大行其道、甚嚣尘上。

后现代思潮——或许是由于其存在的广泛性——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总的说来这一思潮仍然处于剪不断、理还乱的状态。实际上，对于究竟何为“后现代”（及“后现代……”），理论界见仁见智、言人人殊。有人认为它是一种认识态度，有人认为它是一种历史分期；有人认为它与“现代”（及“现代……”）如出一辙，有人认为两者之间大相径庭；有人主要把它看作是当代社会的文化逻辑，有人着重从社会（经济和政治等）方面来探讨它的种种表现；有人认为它是激进主义的，有人认为它是保守主义的，还有人干脆断言它是“非政治的（apolitical）”。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以至有人为后现代主义作了如下“定义”：“这个词毫无意义，尽量地使用它吧”；更有人调侃道：“后现代主义已寿终正寝，该轮到后现代主义（post - postmodernism）了”（转引自费瑟斯东 1991：1）。应该说，这种嘲讽的态度本身多少也有些“后现代”的意味。的确，初涉“后现代”者有可能会因为其边界的游移不定和内容的错综复杂而如堕五里雾中。有人鉴于后现代“话语”的晦涩、混乱、浮泛和破坏性而斥之为纸上谈兵的语言游戏，更有人在由这种“话语”构成的概念迷宫中自言自语、玄之又玄而终究不知出路何在。其结果是，对于“后现代”现象津津乐道的大有人在，而真正能说出其所以然的却是少之又少了。然而，后现代思潮并非“皇帝的新衣”；毋宁说，它是使人们看清“皇帝的新衣”之真相的那个孩童。如果说那个孩童让人迷惑不解的话，或许是因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成见或信念使我们不再具有童真了——至少后现代主义者们会这么说（例如，拉康认为，在进入想象界和符号界后我们已不可能认识真实世界了）。

在这篇“引言”里，我们将试图先从概念上对“后现代”及与之相关的若干术语予以必要的澄清，再对“后现代社会理论”的基本内容作出粗略的厘定。

## 1.1 现代化与现代主义 ——从西方现代性的内在矛盾说起

哈贝马斯曾就“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尖锐地指出，“后现代主义”中的前缀“后”表明，后现代主义的倡导者们一方面想同过去保持距离，另一方面又不能为现状取一个新名字（参见罗斯 1991：85）。这段话至少有这样的含义，即“后现代”同“现代”是分不开的。无疑，要弄清什么是“后现代”，我们就必须从什么是“现代”入手。中文里作形容词用的“现代”是从英文词 *modern* 翻译过来的。该英文词还有一个不太正式且不太常用的中文音译，即“摩登”。实际上，这个英文词主要有两层意义：其一是指“当今的”、“时下的”或“新式的”，其二是指“现时代的”（即古代和中世纪以后的）。中文所说的“摩登”较接近第一层意义，而“现代”则多表示第二层意义（在西方及世界史意义上的）。第一层意义与历史分期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据哈贝马斯的考证，这个意义上的 *modern* 可追溯到五世纪的拉丁文 *modernus*，原用来形容不同于过去或传统的新东西。他说，在欧洲历史上，正是在关于某个新时代的意识开始形成的那些时候，“*modern*”这一说法就会应运而生（哈贝马斯 1992；参见斯马特 1990）。这个意义上的 *modern* 差不多适用于任何时代。与第二层意义相关的“现时代”所指的是从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以来的西方及世界史，亦即通常所说的现代史（中

文里的“现代”还有某种地方性的意义：在中国，所谓“现代史”从辛亥革命或五四运动算起，“近代史”也只是从十九世纪中叶算起的。这并不足为怪，因为中国是由于鸦片战争而进入现代世界史的)。英文词 modernity ——其现行的中文翻译为“现代性”——正是从这一意义上的 modern 衍生而来的。需要指出的是，modern 的两层含义并不是互相排斥的：第一层意义的 modern 仍可以用来形容现时代 (modern times) 中的新生事物，而第二层意义上的 modern 的内容本身 (即现时代) 也是在不断更新、也总是“新式的”。另外，对“现时代”与“现代性”这两个说法还不能简单地等量齐观：前者纯粹是一个历史学的概念，而后者则主要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上来把握现时代人类文明中较为定型的实质性因素。有了这些词源和语义上的说明，我们似乎能够言归正传了。

与“现代化 (modernization)”和“现代主义 (modernism)”这两个概念不同，“现代性”一词反而是在后现代“话语”中产生和流行的，它自然也是后现代话语中的基本概念之一。就其内容而言，“现代性”本身也是一个有歧义的概念。大致上说，现代性的内容包括“现代化” (又称社会现代化) 和“现代主义” (又称文化现代主义) 这两个方面。一些人往往对现代性与现代化不加区别，其结果是把现代主义看作是同现代性不相干或相反对的东西；还有人往往将现代性与现代主义混为一谈，其结果是把现代化看作是同现代性不相干或相反对的东西。实际上，现代化与现代主义是所谓“现代性计划”的一对孪生子，它们相辅相成或相反相成而决定了现代性的基本面貌。关于这一点，伯曼的论述甚为精当。他指出 (1983)，现代性是一个中介性概念，它联结了两个互相矛盾的过程：其一是社会领域